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24 期

124

武 伟：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区：意义、现状和前景
陈启宗：我对香港问题的几点看法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胡旭照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 154 期沙龙王伟先生的演讲，第 155 期沙龙陈启宗先生的演讲。

在 154 期沙龙中，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王伟先生作了题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意义、现状和前景”的演讲。他表示，对新片区的要求，一个是制度性、结构性的安排，促进高水平的开放；一个是做差别化的进一步开放的探索，是全国其他地方不具备条件的探索。要在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要对标国际上最新的开放政策和制度。一是对标目前已经或正在形成的高水平投资贸易安排。二是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在特殊综合保税区内，境外进入物理围网内的企业，货物贸易实行零税率。同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实施 15% 的所得税政策。对于在新片区内的境外

高端紧缺人才，将实行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差额补贴，补贴这部分钱不再征收所得税。新片区将起着为中国高水平的进一步开放，进行压力测试的重要功能。我们在新片区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是：第一，金融及高层次的服务贸易；第二，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第三，特殊综合保税区，也就是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功能性平台。

在 155 期沙龙中，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先生作了题为“我对香港问题的几点看法”的演讲。他认为，中英谈判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深深种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香港问题绝对不是民生问题为主，是政治问题。香港是很复杂的很独特的一个地方。他非常反对人民币自由兑换，那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事。因此，港币，还有香港的金融市场，一定会继续有独特的作用。对国家来说，香港还是非常可用的一个地方，有香港一定比没有香港好。对个人来说，他觉得不需要放弃香港，香港反而会越来越让大家感觉良好。香港人的人心和内地人的人心，在未来的 10 年 20 年里，会越来越相通，不是越来越分离。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目 录

王伟：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区：意义、现状 和前景	1
陈启宗：我对香港问题的几点看法.....	35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区：意义、现状和前景

王伟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上海发展沙龙第 154 期 2019 年 10 月 15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今天的沙龙演讲马上开始了。这次沙龙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王伟给我们做演讲。王伟同志于 1992 年到 1995 年在中科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经济部学习，获理学博士。1996 到 1998 年，在华师大攻读博士后。1999 年到 2008 年，先后担任上海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局综合发展处助理研究员、副处长、党组成员，一直做到陆管委会委员、副主任。2008 年到 2013 年，经参加全国公推公选，先后任南京市对外经济合作局局长，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党组书记，南京口岸办公室主任，南京综合保护区副主任。2013 年回到上海，2013

到 2019 年，先后任上海市口岸办副主任，上海市商委会副主任，直到最近任命为新片区的专职副主任。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伟先生给我们讲关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有关情况。

王伟（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非常感谢基金会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向各位报告中国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发展情况。我从九个方面向大家简单做一个报告。大家都说临港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确实很遥远，我今天 4 点钟就坐车，赶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快 6 点钟，实际上它离这里也就 80 多公里。按照国务院 2019 年第 15 号文件的规定，我们新片区的范围是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浦东国际机场第四第五跑道，还有小洋山岛，总体面积 873 平方公里。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我们首先在 119.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实施第一期的开发。

虽然它离上海比较远，但是离世界比较近。因为我们向东是太平洋，我们离浦东国际机场就 27 公里，在开车没有任何堵车的的情况下，大概半个小时一定能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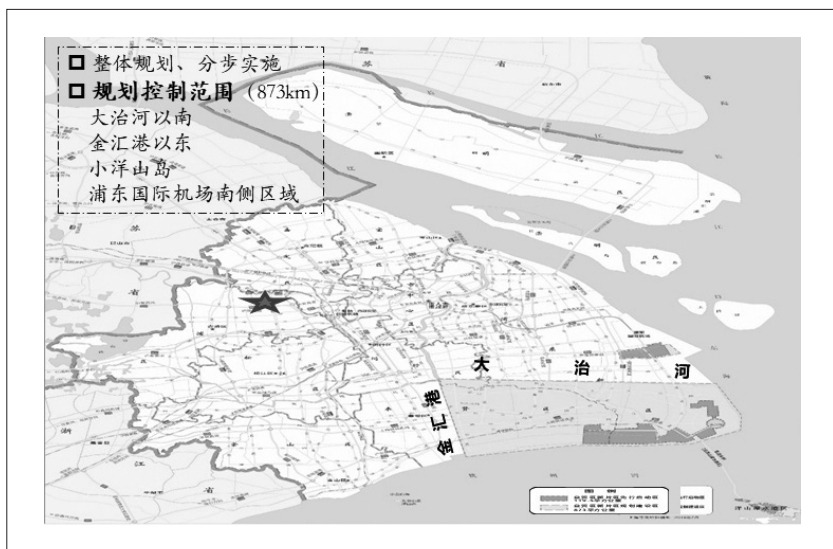


图 1：临港片区的区域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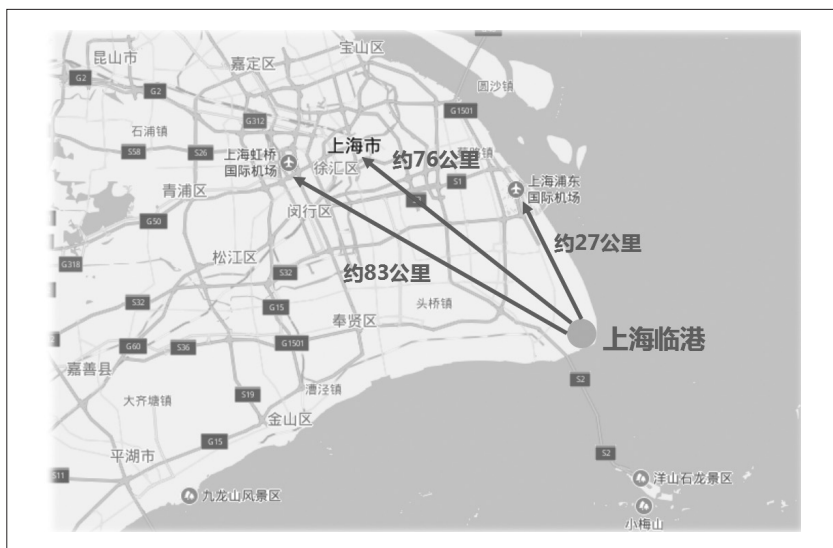


图 2：临港与上海个地方的距离图

大家看临港与上海各个地方的实际距离，距浦东国际机场最近 27 公里；距上海市中心，也就是人民广场 76 公里；距虹桥机场 83 公里，现在乘地铁 16 号线，从龙阳路到滴水湖，正常走 70 分钟，如果大站车，45 分钟，所以交通还是很不方便。

那么，为什么会有新片区的出现呢？第一个原因是目前正在形成国际投资和贸易的新规则和新体系。大家知道，目前全球正在形成的高水平的贸易规则体系，它以制度性、结构性的创新变革安排为核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一次变革，以双边与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安排为核心，目前已经成型的就是 USMCA（美墨加贸易协定），然后还有美日及美韩等协定，美欧的协定正在谈判之中。所有这些协定都和中国没什么关系，没中国什么事。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正在反对自己当年创立的体系，它想要国际经济合作及其标准能更好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USMCA 这个协定已成为新的国际高水平投资、贸易安排和规则的标准版。日美的贸易协定等都是以此版本为基础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基于对科技发展非常乐观的估计，主动将中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只做金融和高科技的战略产业。大家知道，美国有全球最优质的人才、人力资源，美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人想，我控制了上游研发创新，控制了下游市场，中间制造业让其他地方去做。我的科技创新成果想卖多少钱由我定；你的产品出来以后，我控制着市场，我想卖多少钱，也由我定。所以中间打点酱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中间的这个过程中，中国参与到里面去了。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仅在制造上有很大成就，而且向上到研发创新，向下到市场。现在中国是超过美国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美国人突然发现，它原来的战略正在逐渐不能获得超额的利益。同时美国的精英阶层发现，单纯依靠美国现有的技术，在基础理论没有创新的前提下，美国再要进行一些创新很困难了，整个世界也是这样。

现在美国要重新带领其盟友建立一个新的高水平开放体系，贸易战主要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美国的 BIS（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所做的

关键技术和相关的出口管理框架，主要是对中国出口进行管制，这些都是当前最尖端、最前沿的科技领域。美国同时对中国的投资实施严格的准入标准，并采取了制造业回流，提升先进制造业能力的战略，这在奥巴马时代已经有了。在特朗普的时代，他有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国怎么样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的高水平规则之中，如何进一步的融入到全球高水平的经济体系中，并且不被世界边缘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任务，这时候新片区应运而生了。

新片区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三大开放，第一大是深圳开放，它是自我开放；第二个是浦东开发开放，我有幸经历了浦东开放最辉煌的十年，在四个核心部门都工作过。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主要在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领域，经济上没有把中国当回事。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年底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6%，中国在各个方面已经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军事体系中崭露头角。美

国认为，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体系正在受到威胁，美国的领导地位也正在受到动摇。所以，现在我们的第三次开放，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更加艰巨。这次美国是打我们的根，从经济上打。新片区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新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亲自推进、亲自指导、亲自宣布的任务，他还亲自部署。习总书记为新片区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中央对它的要求是什么呢？15号文件的要求，就是在更深层次，在更宽领域，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建设新片区、设立新片区是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做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彰显中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鲜明态度，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决策。习总书记的要求，一个是制度性、结构性的安排以促进高水平的开放；一个是差别化的探索。所以新片区与其他自由贸易区不同，就是要在我国实施进一步差别化开放的探索，这个探索是全国其他地方不具备条件所做的探索和压力测试。

按照15号文件，我们要干什么呢？第一个就

是要在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这句话在以前中央的任何一个文件中都没有出现过。以前我们讲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时候，都讲制度创新，从来不讲政策，但是这次讲了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这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寄予新片区的希望，是要在制度、在政策上进行创新。这个创新以对标国际上最新的开放政策和制度。一块就是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比如说迪拜。另外一块就是目前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高水平投资和贸易安排或协定。对标它们来选择中国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对外开放要求高，但是在国内其他地方暂时不具备发展条件的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请大家注意，“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这种话，在以前中央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就是新片区新的地方。所以新片区要做的事，是中国其他地方暂时不能做的事，它起着为中国高水平的进一步开放进行压力测试重要功能。

我们新片区要重点发展的领域，第一是金融及

高层次的服务贸易，第二是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第三是国内外一流人才，第四个是特殊综合保税区，也就是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功能性平台。我们希望能够主动融入、引领高水平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中央要求我们，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有的人说，香港问题出来了，是不是新片区针对香港的？真的不是，香港不是我们的目标，只是我们要对的标。

为什么叫特殊经济功能区？实际上我们从 2015 年开始就做这个事了，当时我们是按照自由港的标准来研究，当时区域在哪里也不知道，多大也不知道。后来习总书记宣布海南全岛建自由贸易港，自由港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能用了。大家研究来商量去，就叫临港新片区，但是这又没有表现出它的功能定位，所以最后叫特殊经济功能区，并且加了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要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话，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所以这两个力缺一不可。中央主要领导说过，地方探索，中央积极支持，各部门把自己高水平开放的措施都放到实验区

做实验。重点是要形成与境外“五自由一连通”的开放型经济制度体系，投资、货物、资金、运输、人员“五自由”。还有信息连通，我们当时也叫信息自由，后来方案下来以后不叫信息自由，叫信息快捷连通。将来会在特定区域、特定企业、特定行业、特定人员，给你信息的自由。比如竞博会的时候，可以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让这个网是开的，不用翻墙。中央要求我们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上海市委市政府也有要求，要求在完成中央任务的基础上，要建成现代化的新城，这座新城具有的特点是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权融合、宜业宜居。注意后面一句话，先是事业，后是居住。我们一般讲城，都是先宜居再宜业，但是这里是宜业宜居。所以这里要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的节点性城市，这是我们将来要布局产业的大体方向。

今年7月27号的国发15号文件定了我们的方案，这个方案给了我们一些特殊的东西，就是参照经济特区管理。1995年以来，经济特区四个字提的很少，参照经济特区管理的区域基本没有，但是这

次特别加了这条。我们研究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74 条是：经济特区所在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立法法》第 90 条是：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同时，“适用全国其他自贸实验区各项开放的措施”也是 15 号文件规定的。还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授权新片区管委会开展贴近市场的创新业务”，这个以前也没有，对其他任何一个自贸区都没有。上海市出台了好几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几条，第一条是“政策从优，普遍适用”，只要上海出台的政策，我们从优，普遍适用，不用和任何部门打招呼，同时授予管理机构市级和区级的管理权限，这也是对我们新片区的支持。另外一条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各项改革开放措施，我们都适用。上海出了一个支持浦东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也对我们自动适用。

从财税政策来看，这次也是有一些创新。比如说，在我们的特殊综合保税区内，对境外进入物理

围网区域内的货物、物理围网区域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和服务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就是零税率。货物现在已经没有问题，服务现在中央正在批，估计是有可能。同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实施 15% 的所得税政策。这个政策非常重要，中央这么多年来没有给过一个地区这样的政策，但是这次给了新片区这个政策。

在不导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前提下，探索试点 FT 账户的税收政策安排，FT 帐户是非常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但是目前用的不是很好，最重要的是 FT 帐户一些功能未能实现，尤其是税收政策有差距。区内服务出口增值税政策也会有新的突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对在新片区内工作的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实施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补贴的这部分钱不再征收所得税。假设你拿 100 万，在美国要交 20% 的税，在中国交 45% 的税，那么我补足你到美国相同的水平，这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是，只要你在中国交税，你按照税率来交，交完以后都给你补到 15%。现在两个方

案都报上去了，可能会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案。

金融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是我们这次要做的最重要的事。金融开放方面，中央是这样说的，所有中国出的对外金融开放的措施，首先在这个地方先行先试。另外一个，就是支持资本项目的开放，首先要探索的是FT账户本外币一体化功能、区内与境外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兑换。同时国家考虑在这个地方分步实施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是这么说的：“对于其他省市已经出台，或者今后即将出台的，适用于自贸区的金融政策，都会在上海落地；对标国际一流金融中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这是比较大的支持力度。保监局、外管局都有很多政策的支持。

建立一个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制度，是我们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主要是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实施资金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制度。比如跨境金融服务，按照国际规则可以做很多的事。跨境资金可以在这个地方灵活使用。同时，也支持跨境资产管理的业务，跨境资金

管理中心将作为我们这一次新片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这一块东西主要是在香港、新加坡。此外还有科创金融。所以在金融方面，我们主要做的是四件事，第一件事是跨境金融；第二件事是离岸金融；第三件事是境外金融；第四件事是科创金融。当然，航运金融也可以单独列一个。

尖端制造业是这一次新片区除了金融之外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是 873 平方公里，大家查一查，除了海南全岛之外，全国所有的自由贸易实验区，面积都是 120 平方公里左右。我们 8 月 20 日成立以后，全国又成立了六个自由贸易实验区，面积也是 120 平方公里左右，唯独中央给了我们 873 平方公里，这是有非常深的战略意图的，就是集中精力发展现代高层次尖端制造业的研发、创新以及制造。我刚才也向大家报告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这些领域 15% 的所得税，中央给这些支持，要让我们在这四个领域成为世界的制高点。否则给你 873 平方公里干什么？给你 20、30 平方公里够了。所以，制造业是我们这一次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央主要领导在这里视察以

后说，你们就干两件事，一个是干金融，一个是干制造业。除了制造业以外，还有高层次的服务业，服务业主要是以金融为主的，还包括电信、保险、证券、科研和技术服务、文教卫生等。同时，我们也会在各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比如商事纠纷的审判组织建设，各种仲裁的国际化等。制造业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型国际贸易。这里面，我们重点就是要建设亚太供应链的管理中心系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结算中心。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是我们现代服务业的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对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开放跨境电商。我们还要做医疗、技术、信息通讯等方面的服务。

我刚才讲到浦东国际机场第四、第五跑道，那里的飞机是专用的，那地方四五十平方公里都划给我们，大小洋山港也全部划给我们。我们要做全球的枢纽港，重点做国际中转业务。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国际互连网数据的跨境数据流转。USMCA 协定的第一条，就是国际跨境数据流转。所以这一次，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的流

动，也是我们进行尝试和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我们可能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选择一些关键企业，允许跨境数据的便捷自由流动，为我们国家跨境数据的流动便利，创造一些条件，进行一些压力测试。

建设人才高地，是我们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这在以前很多文件中都有，但是切实吸引境外人才到中国来就业、生活，最实质性的政策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次有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差政策。同时，外籍人员从业资格，出入境的停留与居留的便利，外籍人员工作的便利，这些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举个例子，如果有外国的留学生在上海上学，他愿意在新片区创业，他就可以来创业，不违法，这在美国是做不到的。吸引海外优秀人才，以及在海外拥有了居留资格的中国知识分子，到新片区来工作，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浦东开发从 1990 年到现在是 30 年，这段时间浦东干了多少 GDP 呢？1 万亿。多少人干的呢？560 万人。用了多少土地？1200 平方公里。市里面

说，给你们也提个要求，你们到 2035 年，干 1 万亿，873 平方公里。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呢？所有人加起来，63 万。63 万里有 8 万在校大学生。其他的人口中，大学以下占 70% 以上。假设我们新片区经济的质量，人均创造的经济数量，比普东高一倍，那么我们干 1 万亿，需要 280 万人口到 290 万人口，我们至少还需要 230 万人口。所以在新片区内，未来要在 15、16 年以内，进 200 万人口左右，这是必须有的概念。对我们的发展，每年 13、14 万人口是要的，这些人口必须是能够创造非常高的价值的人。所以外籍的专家，紧缺人才很重要。同时呢，国内的专家，国内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各类英才，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我们也对他们有一些支持的政策。比如说，在区内教育卫生等单位录用的非上海生源的应届普通毕业生，直接落户，打分加 3 分。这还是有点吸引力的。对在这里工作一定期限，承诺落户后在这里工作两年的人，居转户从 7 年转为 5 年。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核心人才，三年可以拿上海户口。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人，在这里工作并且居住的，每满一年积两

分，这是很好的政策。当然，我们认为这远远不够，我们目前还在研究更为大胆、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吸引人才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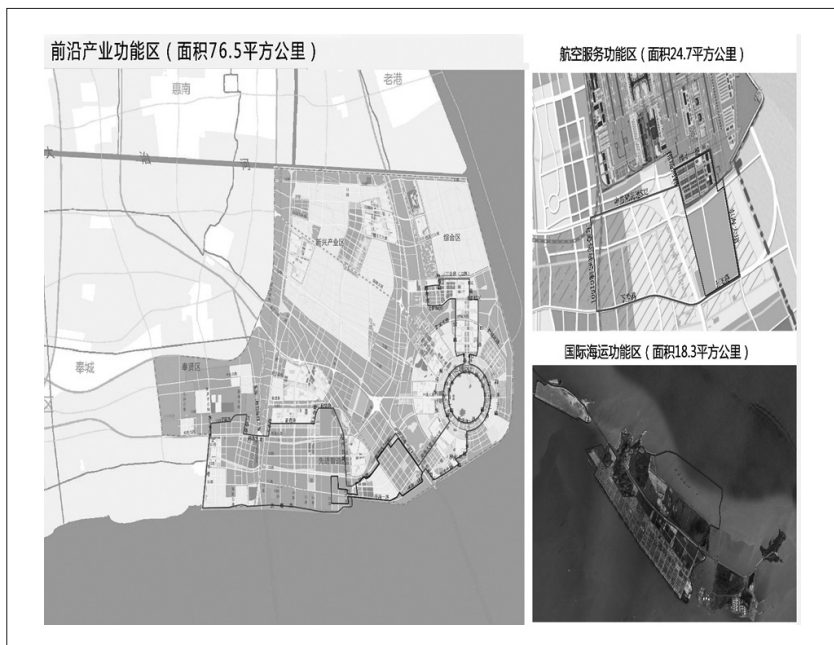


图 3：临港的各功能区

我们在住房方，也有一些保障。比如说到这里来的非本市户籍的人才，购房资格由居民的家庭调整为个人，按个人来买，不是按家庭来买。在新片区工作且符合购房条件的，进行随机选房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在新片区工作，你租房，给一定的

租房补贴，学位越高，补贴越高，博士补贴 1300 块一个月。

我们还有一个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洋山四期要被圈进来，四期是全世界自动化水平、智能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码头。基本上在上面看不到人。还有浦东国际机场第四、第五跑道，第一期是 7.8 平方公里。这样的话，我们总共第一期要围 25.33 平方公里，拉铁丝网，这个区域以成为世界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港为目标。

在这里全面对标国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从监管方面来说，是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和制度。马上就要出来的海关总署给这个区域的监管条例里，会采取 1+1+N 的监管办法。就是说，如果海关认为在这个区域范围外，也有企业有这个需求的话，只要我们管委会推荐、背书，海关可以采取同样的监管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区域里，我们基本上不实施现有海关的正常监管。比如说，境外货物进入这个区域以后，不用向海关申报。境外的货物在这个区域

内，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不收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服务，现在没有明确，但是它的税收也是优惠税，这个优惠税意思就是可能是零，但是现在中央还没有批下来。在这个区域内重点的要发展的东西，第一是国际中转。假设从美国运了一船货，从英国运来一船货，这两船货里都有相同的第三目的地的货物，这个目的地是东京，为了更加方便、更加有效、更加低成本地把去东京的货运到，那么在这个地方打开集装箱，船上的先卸到码头，再打开集装箱，把里面的货按照目的地进行重新拼装，也可以按照目的地的新要求，对这些货进行简单的加工甚至制造，然后重新装上去东京的船，这就叫国际中转。目前新加坡、香港这样的业务量，占整个的 70% 以上。我们有水分的数据是 15%，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高，差不多 6% 到 7%。这是最赚钱业务，也是体现你这个地方水平的业务。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业务被其他港口抓过去了，就是因为我们在监管方面的问题，导致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把集装箱从船上拉下来，但不准开箱，这个就不赚钱，量也

很小。

第二件事就是建设亚太或大中华区，甚至更大区域的物流配送，同时建立这个区域内的资金的流转中心、结算中心。这在以前的自贸区都做的，但是以前和现在的做法有本质的不一样。现在的做法是要和金融开放、跨境金融开放和便利化联系在一起。虽然以前在做，但是总也做不大，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件事是跨境的检测维修。这一块很重要，比如苹果手机卖往全球，但是它里面会有零件坏了，维修的零件来自全球各地，来了修好以后，再运回到全球各地。它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配件中心，检测维修中心，从国外来的各种零配件，在这个地方配好以后，不用交税，不用报关，直接可以卖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就非常有利。同时，还有大量的研发，这样的一些业务，我们正在研究。

最后简单讲讲我们管委会。我们管委会是8月20日成立的，是商务部部长来揭牌。具体来说，我们负责管理新片区的经济管理职能，统筹和协调有关的经济事务。按照市政府的要求，由管委会集中

行使本市有关行政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市里面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自主创新的管理权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主开展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业务，这个要求很高。我们现在管委会的人感觉到知识恐慌、能力恐慌、本领恐慌。所以，要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目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原来的临港管委会全盘接收过来的，对于国际业务、金融，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经验和知识。所以我们目前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阶段。市委组织部从全市各主要部门调了 15 个人来支持我们，第二批大概有二三十个也要来了。我们的暂定方案估计下月会出来，出来以后我们会向社会来招聘，也请各位给我们推荐一些优秀的人才。

国务院给我们这么多权力，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向上海市和中央在沪单位放权，按照总体方案制订相关的实施细则。新片区的各项改革开放举措，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经人大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后来我又查了查，为什么出现一个特殊经济区域呢？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 13 条说：国家根据需要，

设定特殊经济区域。我们加了功能两个字。这和前面讲的参照经济特区管理一脉相承。刚才说过了。我们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大胆闯，大胆干。上海市政府给我们市级和区级管理权限，在经济调节行政审批等领域，除确需市级行政机关统一协调管理的事项外，原则上授权或者委托新片区管理机构实施。这个权力还是给的满大的。

其他还有非常巨大的支持政策，包括地方财力留用，市区专项扶持我们，新片区内所有的地方收入全部用于新片区建设，新片区的钱新片区用，这是全市其他地方没有的。市里面整合市区两级税收，土地出让的收入，基础设施配套的收入，以及专项资金，建立新片区发展资金。市里面承诺五年总计出资不少于 1 千亿。这些钱主要是用于产业扶持，创新创业的支持，人才的培养，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市里面加大对我们新片区使用政府债券的支持力度。如果有特别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重大项目，我们还可以申请市政府其他专项资金的支持。中央主要领导指示，新片区单独重新编国土控建规划。因为全上海市 2035 的国土共建规划，

已经经国务院批准了，不能动的。市里面在土地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我们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单列，与减量化指标脱钩，重大污染排放由市级统筹。对于新片区的工业和研发用地的容积率，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提高，可以减免土地出让价款等等。当然市各单位也给了我们很多权力，包括人才方面和其他方面的。

我简单向各位做这么一个报告，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有些说法是个人的思想的体会，工作的体会，不代表官方观点，谢谢各位。

乔依德：非常感谢武伟主任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晰的介绍，社会上对新片区关注还是比较大的。下面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武伟先生给我们做解答。

左学金：你说到我们新片区适用经济特区那一条，那么有两个问题。第一，外商投资法是不是在自贸区已经暂停实施了？第二，如果要有有什么突破法律的规定，一定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是逐项授权，还是原则授权？

武伟：是可以一揽子打包授权的。我查了一下，

为什么它叫特殊经济功能区，这个出处在外商投资法里找到了，那里说建立特殊经济区域，在里面施行实验性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干事都是要找依据的，当时名字的出处是这么一个依据。参照经济特区管理，是写在第 15 号文件里面的。《立法法》74 条是这么说的：经济特区所在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所以这个我理解是一揽子的。第 91 条这么说的：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我理解主要是变通或者暂停实施。具体的，到底这一条在新片区范围内怎么实施，我们现在都不清楚，现在上海市人大正在跟全国人大进行沟通到底采取什么办法。

左学金：你说的原则是产城融合，现在在我们怎么来体现产城融合？现在临港离市区七八十公里，交通怎么来解决的？想请教一下。

王伟：在我们成立一个月的时候，市长专门在 9 月 19 号到 20 号，给我们送大礼包，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开了四个座谈会。主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我们的交通问题。这里离上海很远，离世界很近。交通方面，目前要采取的措施，第一个是地铁 16 号线，原来设计是三节车厢，在今年年底要实施六节车厢，运能加大了。现在已经去买车皮了。第二，目前在从龙阳路到滴水湖，地铁 16 号线开大站车，45 到 47 分钟，将来我们可能会在交通高峰的时候，开更大站车，一条线。在一段时间内，所有来的车都只停两三个站，像高铁一样，南京到北京，北京到上海，只停南京一站，就过来了。这件事做完以后，我们要把虹桥机场到浦东国际机场这条快速城际铁路，延伸到滴水湖，按照现在的设想，从浦东到虹桥机场，大体上 45 分钟左右。从上海浦东机场，再到我们这里，27 公里，最多 15 到 20 分钟。这样的话，从虹桥机场到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小时。

左学金：可能不好做，因为客流量不够。

武伟：这是我们的设想，正在研究。这条线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要做了。第三件事，前两天已经开工了，就是 S2 的拓宽和改造。现在 S2 大货车、大卡车太多，路面也不是很好，交通事故也比较多。

目前通过对 S2 的改造提升和加宽，我们可能要在 S2 搞一个卡车专用道，第一提高速度，第二增强安全性。这样的话，如果走 S2，从临港这里走，大体上是 61 公里，50 分钟到 55 分钟左右可以走到。第四，S3 明年初要开工。S3 建好以后，成为一个环，把大量的卡车引到 S3 去。同时，我们的临港大道和 S3 接通，变成快速道路。第五，就是沿江铁路。铁路现在正在研究什么呢？有人认为要把这个铁路开到城区里，这样方便；有些人认为不能开到里面，会把整个城市景观破坏掉。但是这条铁路肯定会开到我们这里，但是站在哪里还没有定。铁路一通以后，会有很大的改观。另外我们还有一条铁路到乍浦。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在大洋山另外开一座大桥，这座大桥应该是铁路公路两用，上面公路，下面铁路。这个桥开过来以后直接连铁路，这样有大量的集装箱就沿着铁路走。现在我们所用的 32.5 公里去洋山的大桥，目前是非常的紧张。

乔依德：当初就应该造铁路。

武伟：在大洋山和小洋山之间造一个连接。现在小洋山连接市区的这座桥，将会变成一个以无人

车为主的桥，集装箱什么的全部用一种特殊的车箱把它放上去，出去以后有一个中转站，全是自动的。

左学金：据说水深不够。

武伟：现在还可以，15到17米。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的船，也就是22万吨，2.1到2.2万个标准集装箱，洋山市完全可以满足，并且一直在进。

我们重点要把整个新片区范围内，尤其是中心城区的交通做好，既要连接好市内，又要连接好区内，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很方便，很便利。我们不希望潮汐式的工作人口，我们希望在这里有大量人口居住下来。

谢荣兴：新片区总面积873平方公里。我问的是，已经开发好可以用于投资的地方有多少面积？要动迁的有多少面积？临港集团和管委会是什么关系？

武伟：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是市属市管的一个政府派出机构。临港集团是市国资委管的一个企业。它和我们目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市里面基本

上明确了，我们主要的基础的开发由临港集团来实施，就这么一个关系。你问现在有多少动迁，具体数据我这里还没有，请允许我下面弄清楚以后，再来给你回答。

谢荣兴：产权是归谁的？

王伟：有很多动迁类型。如果是居民房的动迁，动迁完以后，我们给居民赔钱或赔房子；如果是老的工业区的动迁，工业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以还是我们管委会的；如果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小的动迁，那么这个动迁完以后，土地还是农民的。在87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可以做制造业的，可以做居住的面积，还是相当大的。滴水湖的北面，最好的地，都是空的。在临港产业园区范围内，有大量的空地。但是我们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要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飞出金凤凰，所以每寸土地的使用，我们都会非常谨慎，非常细心。

王世豪：谢谢你的精采演讲。我想问一下，新片区从行政方面跨很多区。此外，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行政级别是什么，这是中国的现实。关于人口，上海是总量控制的，现在还在减

少，还在往外清呢，你每年要 10 多万。土地，上海也是总量都已经定下来控制了。你要用这么多的土地，这些指标是和上海市总的有矛盾的。第三，钞票的事情，现在中国好象偏紧，你大概框架，是 1 万亿还是 2 万亿，这些钞票大体来源是什么？

王伟：这三个都是很重要，很好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没有权，什么也干不了，权小干小事，权大干大事，这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我们管委会主任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同志。我们坐镇的常务副主任是市政府副秘书长朱芝松同志，他是我们管委会坐镇的，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同时兼浦东新区副书记，同时他还兼我们洋山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再下来，我们有两位正厅级副书记，再下来，我们三位专职副主任，我们是副厅级。我们管委会组成大概是这样的。你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这个范围要涉及到几个区，浦东区、奉贤区、一小块闵行区。按照市政府给我们的规定，南汇新城镇属于我们管委会管的。

王世豪：和浦东的关系呢？

王伟：因为我们是管委会，不是一级政府，没

有人大，其他方面基本上以我们的领导为主。在一些社会事业，比如说教育卫生这种比较专业性强的，仍然由浦东来进行业务上的指导。要建的话，我们两家合建，或者他们建好，我们付钱。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

还有三个镇是浦东的，我们是经济统筹管理，其他都由浦东新区管理。还有一个奉贤的四团镇，我们进行经济的管理，社会、城市等都由奉贤区管理。这是我们和他们的最主要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你讲的是各类指标。土地指标，现在上海在减量化，我们不受减量化的限制，我们的土地指标在市里单列。人口上海是控制了，但它是在原来那种开发强度下控制的。但是新片区来了以后，我们的国土规划，国务院批了，我们都可以重新来做。所以在人口方面，我认为，市里面会有比较开放的态度和比较开放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因为这是发展的需要。

第三个，钞票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来说，我们的资金几个来源，总的来说是以政府的为杠杆，四两拨千斤，来翘。首先，我们有每

年大概是 150 亿左右的财政收入，GDP 大体上不足 1 千亿。新片区宣布以来，外面来的人比较多，企业也比较多，就这 20 多天，企业数量的增长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这次总体数量比当时自贸区少得多，但是这次来的量级以及实到资金量大得多，说明大家对新片区的认识逐步增强。所以我们的税收资源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资金来源就是土地资源，土地收入按照规定我们可以自己用，不给市里面分成，包括城市配套费，还有其他各种东西。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资金。最近有几个大央企要跟我们签约，他们最牛的话是“你们给我干活就行，没有钱的话，我们自己办，我这里几千亿出不去”。现在是饱饿不均，有些企业特别有钱，出不去；有些企业特别没有钱，也借不到。这一类的社会资金会大量涌进来。另外，现在各式各样的基金非常多，都是要来设立基金的，并且这些大家伙，搞个 100 亿的都要管委会来背书，给他投一点，我说我实在穷，没有钱。他说你投我 1 分钱也好，你给我背个书。这样的基金越来越多，我们大概在 11 月底左右，会有一个集

中的基金的签约仪式，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大概这一种类型的有多少，是非常多的，并且它的杠杆翘动非常大。当然，还有其他的投资者，看中这个地方的商业机会或投资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建厂，建自己的经济活动平台。

我想，新片区不是政府的新片区，是国内外企业的新片区，是各种各样创业、各种各样干事业的人的新片区，他们不仅带来自己聪明的头脑，更会带来其他方面的财富。谢谢。

提问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觉得新片区发展跨境金融服务，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王伟：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突破的问题。上一周的星期二下午，国家银保监委的黄主席来调研，我们也向他反应了这个问题。今天下午我在来这里之前，国家发改委牵头，有关金融部门来新片区进行调研，我向他们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按照某主要中央领导的要求，我们在发展金融方面和陆家嘴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搞跨境，搞离岸的。跨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第一，在正常的真实的贸易背景下，做跨境的资金的进出，是

没有障碍的。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产生的利润会回去，没有障碍。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有两个大的外企来跟我团队说，我挣的钱，能不能让我回去，你们有没有什么限制？我说没有限制，这是一个，基于真实贸易和真是投资活动的，这样的资金进出，是自由的、开放的。

第二，在跨境方面，目前我们以FT帐户作为高速公路，或者作为基本跨境资金进出的一个管道。按照今天下午外管局的同志说，这个管道进出都没有问题，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没有问题。但是，在使用上确实有问题。首先就是在这个帐户里面，本外币不可以自由兑换；在这个帐户里面，资本项目下，不可以自由兑换。这是两个大问题。所以在跨境方面，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每次和监管部门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

乔依德：好，时间不早了，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武主任。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加，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对香港问题的几点看法

陈启宗

恒隆地产董事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55 期 2019 年 11 月 14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今天的演讲马上开始。给大家的邀请函中，我们已经写的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邀请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先生给我们讲关于香港的问题。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香港的问题，刚才陈先生问我，在座的你们是不是看过他关于香港问题的视频或记录。可能大多数人或者看到过视频或者读过他的讲话记录，所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在中国大陆也是网红。非常有幸，刚好上个月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碰到陈先生，我就当面邀请他，他拿出记事本调整了日程，来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我们非常感谢他百忙中过来给我们做演讲。每次我都要给演讲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想陈启宗先

生就不用我介绍了，你们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在他正式演讲以前，我还是想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在座可能有人记得，有人不记得，我们基金会曾经请过陈先生给我们做演讲，那是 2007 年，12 年前他讲的是关于中国崛起，我把记录稿看了一下，我觉得他 12 年前讲的很多话在今天还是很适用，他讲到中国崛起的五个方面。当时有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会提。陈先生他说：“我顺着你说的，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作用。从中国的角度讲，有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和美国作对，但是即使不和它作对，美国仍然不一定看得顺眼其他国家。”

关于在和美国打交道中，中国的底线是什么？如何保持住这个底线？12 年前提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蛮有针对性的。陈先生是这样回答的：“邓小平先生很伟大，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大多数人的福利提高，并且提高得很快。他还有其他伟大的方面，比如他说‘韬光养晦，尽量减少摩擦，不要生事，自己搞发展’。我们也只有卧薪尝胆。但是我担心的是，中国人未富先骄，有人刚刚富了，就

以为了不起，世界多大不知道，美国强在哪里也不知道。事实上就算在美国住了 10 多年，也不一定知道美国的精粹，美国的应急能力，那就还是井底之蛙。因此邓小平先生的话还是有教诲意义的。至于底线在哪里，当然是不要打起来了。但是我们事先不知道，到了自然就知道，政治家就是要避免底线，不要走到打起来这一步，这是战略性的关键。”

这是陈先生 12 年前讲的。好，我们不浪费时间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先生。

陈启宗（恒隆地产董事长）：我很不想讲香港问题，我认为香港问题当然很复杂，但是也不是这个原因，我觉得香港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大家提提大问题比较好，香港问题是不大不小的问题，绝对不是大问题，所以我不大喜欢讲香港。不过几个月前呢，就有一些同路人，觉得我应该接受一个访问，所以就有那个视频和三篇文章出来。

从哪里开始讲呢？从 1997 年 7 月 1 号，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当然，作为一个华人，意义是太好太好了。1997 年 7 月 1 日，是我人生非常重要又喜悦的日子，因为那天香港回归了。但是，从更高

一个层次来看的话，就不只是中国人的事，不只是香港人的事，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件大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殖民地时代，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大概 500 年的历史了。殖民地时代是人类历史非常黑暗，非常不光明的一段历史。那么，1997 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殖民地时代的终结。当然我知道，澳门是 1999 年才回归，但是澳门代表性大概差了一点，香港代表性比较强一点。当然，现在澳门很了不起。现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是哪一个？是卢森堡。瑞士第三，第二是澳门。所以澳门还是很厉害，56 万人，人数很少，代表性可能不太够。真正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香港的回归。所以 1997 年 7 月 1 号，不仅对中国人是一个大事，也是人类的一个大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观感，我坐在那里的时候，看到中国旗上去，英国旗下来，很安心。但是里面想一想，不只是当时在座的，中国、英国、香港人重要的事，也是人类的一个大事。

从哪里开始呢？我先讲一个故事你们听。我们都知道，当时港澳办主任是鲁平先生，鲁主任也是我们的前辈，我不大认识他，因为我从来不参与香

港的事，我是 2003 年 50 万人上街游行之后，我才比较多的参与。其实真正认识香港事务的人在上海，要真的认识香港的事，我认为这个人是最好人选。你说是谁？梁振英，明天早上我还要跟他一块演讲。我是从 2003 年开始参与中国香港事务，因为 2003 年 7 月 1 日温家宝总理到了香港，上午 11 点半仪式结束他就走了。下午一点钟，50 万人上街游行，所以过两天晚上，我们三四个人聚一块，梁振英和我，还有另外一位，我们几个人聚一块，我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然，也不是在台面上的参与，我是在幕后帮着打打边鼓。其实对鲁主任，我其实不是太认识，不像梁振英先生，梁先生是基本法执行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小组的组长，所以他是非常认识香港回归这个事。我是怎么认识鲁平主任呢？因为有一次鲁主任到美国出访要讲香港故事，梁振英他们来找我，说美国你熟悉，帮一把，我就陪鲁主任去美国一次。那大概是 90、91、92 年左右。所以我对鲁主任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但是梁先生，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你们要想知道香港的事，也可以跟这位先生谈

谈，他也曾经是全国政协的，叫做邵善波，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我说在香港人当中，分析能力最强之一，恐怕是邵先生，他的思维非常了不起。所以从 2003 年开始，梁先生、邵先生和我三个人，基本上每个星期吃几次饭，大概有九年之久，直到梁先生 2012 年当特首，我和梁先生、邵先生吃晚饭，比我和我在家里和太太吃晚饭都多了。所以呢，到了回归之后，梁先生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先生是副秘书长。所以他们两位对香港的事务，比我了解多多了。我做生意的，说话比较自由。

因为鲁主任年纪也大了，那时候都 80 了，北京的冬天很冷，他每年冬天跑到珠海去住。所以梁先生和邵先生，每年冬天就去珠海，请鲁主任吃饭，陪老人家聊天。他们也把我请去，我们三个人每年都去。但是有一次见到鲁主任之后，我就跟他说，鲁主任，香港回归，中英谈判，表面上看来，是中国得到了中国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基本上就两点，一个是平稳过渡，另外一个就是继续繁荣，基本上两个都做到了。所以，中国好像想得到的都得

到了，但是我跟鲁主任说，我说照我的观察，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之一，我担心他们把香港的繁荣稳定的根基动摇了，所以长远来说，香港回归，中英谈判，中国是否得到国家想要得到的事，我实在不敢说。鲁主任很不高兴，那当然了，他是前线一把手，我说的话好象有点不敬，对老人家说表面好像你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表面上赢了，可能长远来看，说不定输了。老人家很不高兴，我也没有办法了。过了几年，香港年轻人在街头上摇英国旗了，可能你们没有看到。鲁主任受不了了，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子？香港不是回归了吗？怎么现在还要摇英国旗了？我就跟梁主任和邵主任说，我早就告诉鲁主任，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英国人的狡猾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谁赢谁输，还没有到定论的时候。是不是今天香港的麻烦，就一定会是中国输了，香港不行了？我长远来说，我也不是那么悲观，等一下我再讲我的原因何在。

现在来看看，为什么今天香港有那样的情况出现？1996年12月11日董先生当选特首，我为什

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生日。当天，我说：董先生你送了一个大礼给我，你能够当选首任长官，我非常欢心。董先生当选之后，第二年3月4月，他就跑到新加坡去找李光耀老先生谈了。李光耀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报纸上都登出来的，英国人在香港种下了很多地雷，这些地雷早晚会一个一个爆炸。李光耀这个人真的厉害，真的了不起。以往的三四十年，我认识那么多朋友中，他是三位我最敬佩的，对于国际事务，我认为这三位无人能出其右，其中一位就是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一次讲演里，有人问他，你怎么评价董建华先生？那真是不好说，他就说董先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是香港的事，需要一个打仔。他说董先生是正人君子，他不是在一个在街上打打拼拼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后来又说了，我是，他自己是。那也是事实，这个历史大家都不能否认，他真的是能打，而且看的通、看的透，对于英国人所作所为认识得非常深刻，而且有胆识、有能力能够拆弹，把炸弹一一拆掉。又过了几年，他在另外一个

讲演里说，香港人能否治港？最近另外一个新加坡人马凯硕，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从前新加坡驻联合国的大使，后来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最近退下来了，他写了很多书。最近他说，港人能治港吗？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人问过，我们香港人就没有问过。我们香港人说，港人治港好啊，国家基本法允许这个事，那不是好事吗？港人治港很好啊。没有问过港人能治港吗？我举个例子，我想过这个事，我陈某人能打篮球吗？你肯定想，陈先生是矮个子，怎么打篮球呢？要是我年轻的时候，学学跳马还可以，打篮球是开玩笑。港人治港这个事，我们香港人没有想过香港人能否治港。李光耀没有说出来的就是，港人大概不能治港。他的徒弟也是我好朋友，最近也很客气地也说了类似的话，他没有说港人不能治港，但他问问题当然有原因的了，不会无中生有问问题。

所以英国人厉害啊，英国人怎么厉害呢？不止狡猾而且虚伪。他虚伪到让你不感觉他虚伪的地步。美国人也虚伪，大家都虚伪，凡是人都虚伪，有些人虚伪，一看就看出来，像美国人虚伪，英国

人虚伪你看不出来，那才是本领高。所以英国人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我就说一件，英国人统治了香港 150 年，从来没有给香港人民民主。临走之前，把这个锁了 150 年的怪兽从笼子里放出来了，给你享受享受这个怪兽。当时中国综合国力不像今天，老实说，当时中国谈判的时候，90 年代初 80 年代末中国的综合国力绝对不如今天，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卧薪尝胆，在那个年代只能忍受一下。但是中国以往这 20 多年发展是神奇的快速，今天综合国力不一样，但是当时中英谈判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深深种在香港这块土地上。要是你问我，中英谈判的时候中方犯了什么错误？我说只有一件事，低估了英国人，也可能是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前线的香港人。低估英国人不是一个好事，高估自己也不是好事。有没有高估自己我不敢说，恐怕是低估了英国人。咱们知道，英国人统治了印度 200 年，是吧？多少英国人管制印度 200 年？当时的印度大概 3 亿人口，多少个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和部队，你知道吗？从 5 千到 2 万就能够管理整个印度 3 亿人口，非常复杂的地方。我现在每年七八次到

印度去，所以我对印度以往这十几年有点认识，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英国人能够用不到两万人管了它 200 多年，所以这个不能小看。

再讲一件事，就是 97 年之后，又犯了什么错？统战做得不好。我有一次和曾庆红坐一块，谈了四个多小时。我就说，那时是 2003 年尾的时候，香港回归已经有六年了。我说中国共产党是统战高手，周恩来总理是统战高手，不过要是他看到你们在香港做的事，真的是死不瞑目。他立刻转过身来，向中联办负责统战的官员说，某某同志，我早就告诉你了，统战是要越做越开的，你们是越做越窄了。也就是说，国家领导意识到这个事了，实际操作上确实出了大问题。基本上，容许我说一句老实话，在爱国爱港阵营里面，除了商界不用说，商界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不知道。徐匡迪市长曾经和别人说，陈启宗是香港最有头脑的年轻爱国企业家。我很高兴，希望我有点真正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一般来说，商人爱国不爱国真的很难说，可能是为了利益关系也说不定。但是在其他的爱国爱港阵营里，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位是在社会里真的被一般

精英和老百姓都尊重的，这样的人近乎零。他们做什么事呢？这个联络部啊，就是联络已经是自己人的，已经是爱国阵营里的，那当然要联络。但是我想，没有增加几个真的是在社会里被尊敬的，老百姓尊敬，精英分子也尊敬的，难得一个。细的我就不讲了。

回过头讲香港人。港人治港，可以吗？97年之前，有人说，搞什么政党，最好的政党，就是公务员党，这是北京官员跟我说的。我心里想，你开玩笑，你这个讲法非常危险。为什么我这样说，我是有道理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道理，但是允许我把我的道理告诉你。香港人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班人，非常独特。是英国人处心积虑的搞出的一班人，这些人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国家观念，第二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人想过，从这个角度来考量香港人，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政治意识。国家观念他不让你有，他怕你有。英国在香港的政府最怕的就是你有国家观念，要是50年代60年代有国家观念，他们可能跑到台北去，80年代90年代，一定跑到北京去。

他更怕的就是你有英国的国家观念，你就要求搬到英国去。1980年代已经出了一个白皮书，拒绝香港人将来进英国，那时候还没有中英谈判，撒切尔夫人还没有到北京去见邓小平老先生，他们已经处心积虑做了这些部署。他怕你有英国的国家观念，所以他要制造一帮完全没有国家观念的人出来。

然后，他也不让你有政治意识，因为政治是只有英国人在香港才能摸的，香港人不能摸任何政治。我想，内地的老百姓都很有政治意识，连开计程车的都是政治高手，香港人都是幼儿园。这帮香港人当中，最没有政治意识，最没有国家观念的是谁？是公务员。为什么呢？公务员不能去台北，不能去北京，好多年都这样的，97年之前是不能去的。所以那时候，有北京的领导跟我说，公务员就可以执政了。我心里想，坏了坏了，要是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绝对坏了大事了。因为公务员是最不允许有任何国家观念，或者任何政治意识的。但是你要他当特首，特首这个位置是中央在香港的代表，代言人。我问你，那是行政位置还是政治位置？代表国家在香港行使管理权，本身你代表谁就

是一个政治的职责在那里。

很多人对香港不够认识，在 97 年前后在写基本法的时候，回归之后可能到了今天，我还不敢说，北京对香港人的认识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最近碰到一个负责香港事务的北京的领导，我跟他说，香港人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香港人的基因和内地人的基因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1949 年逃下来的，三反五反的时候逃下来的，大饥荒的时候逃下来的，文革的时候逃下来的，1989 年民运的时候逃下来的，每 10 年就逃一次。香港是有基因的，是没有办法的，你也不能怪香港人。那个领导是分管香港事务的，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同意我的话。基因不同，对任何事情有非常不一样的反应。香港人因为那个基因，对内地人很有意见。我曾经多次在香港说，我说你凭什么瞧不起内地人？你有什么本领让你有资格瞧不起内地人？他不瞧不起你算你幸运了，你反而要去瞧不起别人，你跟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可能是你爸早来香港一点，你今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当然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在 80 年代 90 年代，香港人还是相对富

有，内地人还是相对贫穷，那时候钱作怪，人的心理就不平衡，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很快，就在回归之后，就 10 年光景左右，忽然间发现内地人很有钱了，一般香港人也不算贫穷，但是在他们面前没有钱了。很多从内地到香港来的人，两种人，一种是带着钱来的，一种是带着学问来的，都是什么哈佛、麻省理工，复旦，北大，不是带钱来就是带脑子的。香港人忽然间发现，原来我们那么差劲，就开始有很严重的自卑感。从不该有的自高变成相当的自卑，心理实在是难受，我也替他难受。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落差太大，所以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在视频上看到那些麻烦事，都是有其原因的。

我顺带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说，香港问题是民生问题。我说，唯有那些不认识香港的人才会说这些话，绝对不是民生问题为主，是政治问题。他们不是反香港，是反北京。最近有一个北京的人来找我，他说为什么香港要搞独立讲独立，那真是莫名其妙。我解释给他听，我说香港人不是真的要独立，这句话我在这里要小心说，要是北京的政权不是现在的政权，他就不要独立了。他反的是

谁啊？他不是真的要独立，他是另有原因的。北京连这个都不懂的话，我就真的担心了。他是要革别人的命，不是要自己的独立。当然，背后还有外国的势力，那不用说了。外国的势力几十年，100年，都在香港走来走去的。不过你自己家里搞得不好，就给别人的机会进来找你麻烦，他不找你麻烦是他对不起他的祖宗十八代。所以他搞你对他来说是应该的，你自己把弱点曝露在别人面前也很难怪别人。但是也不能否认，这绝对是香港一个很实在的难处。

最后，我就讲几句关于前途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收场。我就问一个问题，林郑月娥为什么还在位置上？我来看去看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从长计议，要知道长远该如何做，才能够走第一步。所以现在不走第一步，我想是有原因的。你说将来会如何？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到上海很高兴，昨天还跟西班牙的朋友说，我说我们到上海住好舒服啊，很喜欢上海，要是我懂上海话，我一定来上海，到上海来真的好，北京也不错，还有其他地方，杭州等等都很好。所以我说，

好多人说要是香港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城市，那很可怕，那是外国人说的。我说一点不可怕，很好，应该如此，长远也必须如此，没有理由不如此。反正只有 50 年不变，没有说 51 年不变。但是那 50 年是不短的时间，50 年内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的。22 年前，上海的经济和今天的经济没得比。当然，香港这 22 年前和现在也没得了，我们也有进步，不过我们也有大退步。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香港这个情况给我们几个机会，什么机会呢？第一，以往没有买房子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在未来一两年，看看有没有机会买房子，我是做房地产的啊，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会走的，一定会有，在 90 年代，我们就见过不少，但是走了后来又有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买不起了。所以在他们赶着走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的机会，也说不定。我恒隆一定不会撤出香港，我在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重新在香港再投资，这是商业方面。

以往这 22 年来，好多事情没有照着基本法办事，没有人能够说北京抓的太紧，但是我绝对可以说，好多事北京是没有抓。你们自己管，港人治

港。结果呢，很多事就变得莫名其妙。那么借这个机会，应该是回归基本法的一个好时机。比如说，香港的特首是怎么产生的？基本法怎么说的？去看看基本法，不一定是选举产生的，也可以协商产生的，都写在基本法里面。还有很多别的事，在基本法里面，应该借这个机会正本清源，回到基本法。还有就是希望国家领导人，经过这一次之后，对香港的事务有更深入的理解，香港是很复杂的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对国家来说，我认为还是非常可用的一个地方，有香港一定比没有香港好，所以香港能够保留，绝对应该保留。五万人上街游行，你可以都抓了，放在监牢里，100万人上街，你怎么办？没有办法的。这里面怎么解决，路径怎么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三件事上，应该是一个机遇吧。除了买房子之外，就是回归基本法。然后，希望中央对香港有重新的认识，重新的评估，有一个新的不只是对策，更是有一个新的态度。我不能代表香港人，我不是梁振英，梁振英也不能代表香港人。真的，我觉得很羞愧，我昨天晚上听说中文大学大陆的学生要撤退，路堵住了，就

用船来，要用海路把他们带走。那对我们香港人来说真的是很羞耻的一件事。

不过，我有一些旧同事，从前在内地住，现在在香港也有一个家的，就来问我，要不要撤离香港？我说你千万不这样做，短时期要是你觉得有危险的话，那你回上海回北京回哪里避避风头，住一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不需要放弃香港，香港反而会越来越让大家感觉良好，让大家感觉舒适。虽然你们普通话也不一定比我好多少，你们都是上海人嘛，不过讲什么话都行，普通话会越来越多在香港使用，都是好事。反正一个国家嘛，分的太清楚也不一定是好事。不过既然有历史的原因，也没有必要把它拆掉，好的那些还是保留。但是人心，我希望慢慢的，现在是最不能说这句话的时候，但是我确实在这个时候要说这句话，我认为，香港人的人心和内地人的人心，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会越来越相通，不是越来越分离。我讲的太长了，已经不能再讲下去了。所以我就把我的一些浅见，放在大家面前。

乔依德：陈先生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有很

多东西值得我们考虑或者深思。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给陈先生提一些问题，看看谁有问题。

赵广彬：我们也很关注香港的事情。前几天我通电话，有香港人也有外国人，我吃惊地发现，有香港的同学辞职了。我问他，到底情况怎么样，他说没事，然后说我马上就辞职了，带小孩去新加坡读书了。还有外国朋友回自己国家去。我朋友说，可能有几十万人要离开，我挺吃惊的。你估计大概是多少？

陈启宗：这个我绝对不敢说有多少。但是呢，要是像你说的，有二三十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整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我们见过很多，当时的人数比现在多多了。我也难怪那些人要走，为什么呢？真的很可怕。在街上都是砖头，用来扔警察的，甚至扔向车子的，经过的车子都扔。那些不是人是鬼。但是，人性的丑恶，大家都知道，我们里面也有的。不过一般来说，社会管制的好，就不让它出来就是了。现在你的那些朋友们有这样的反应，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只是提醒他们一件事，90 年代初离开的那些，下场都不怎么好。为什

么呢？到了 95 年，就开始回流香港了。从 95 年开始，回流香港的人比离开香港的人要多。当然之前的十年，离开的人是远远大于回来的人。但是到 95 年回来的人，包括我的一个高管，买不起房子了。那一次的转变，是对香港有信心的香港人进来，还有内地朋友进来，有一些外国朋友进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以往十几年那么多年轻外国人住在香港。那次的输家是谁？是那些对香港没有信心离开的人，赢家是谁？是对香港有信心的人，内地的朋友们，还有外国对香港有信心的朋友们。我想在未来五年七年里，可能同样事情发生。我昨天晚上还劝我一个从前的手下，昨天晚上两夫妇来找我，很担心。他们广东话讲不好，开口就是北京话了，所以也难怪。我跟他说，不用担心，我老婆是苏州人是日本华侨，也不大会说广东话，她的广东话也是有口音的，她还不怕。你住在浅水湾，你不用怕，要是你真的怕，你就去上海北京住三个月，看看情况如何。但是我说，下一次谁是赢家呢？内地的大企业，高管，到香港来的，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好事啊，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说，不要说香港

就陆沉了，我认为不至于这样子。

龚海：非常荣幸。我对联交所这次会不会受到冲击非常关心，因为这次对教育、交通的冲击很大。金融的冲击可能会是很致命的，我对联交所接下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冲击，希望能分析一下。

陈启宗：上个星期天，有人请我吃饭，李小加也来了，他是联交所的 CEO，他对香港的金融业非常有信心，我问他为什么，他解释了，他解释的有道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有另外一个像香港这样更可用的地方。但是短时期，可能要停市一两天，因为某些外面的不好的事情，但是那个不至于影响长远的，因为真的最好、最可用的地方还是香港。顺带讲一讲，阿里巴巴前几年到美国上市，本来要到香港来的，但是因为当时香港监管太严了，不能同股不同权，他没有办法就跑到美国去了。上市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宴请马云，因为我和他们关系很好，那时候我是亚洲协会的主席，亚洲协会就给了马云一个奖。那天下午我就把马云介绍给潘基文，他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了。那天我跟马云说：“你到纽约上市是没有办法

的办法，因为在香港不允许同股不同权，所以你一定要到美国去。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美国政府的手伸得很长的，从这里伸到他的口袋里，把他的钱拿出来都可以的。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是有机会，我看你早晚还是要回归香港的。”果然，去年小米上市，就可以同股不同权了。你们在座的知道，我也是小米的不小的股东之一。昨天的消息，马云是说 150 亿美元在香港二次上市。

乔依德：100 亿，本来是 200 亿，现在减到 100 亿。

陈启宗：我以为是 150 亿，不要紧，那是一个开始而已。要是真的有需要的话，美国的手伸得再长一点，可能不在美国上市也说不定。你有了第二上市的地位，很自然地就回归香港了，是吧？所以李小加对香港的金融，还是看的很正面的，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迟明浩：我刚才听你的演讲中提到说，中国的相关部门在香港回归以后做的一些工作可能不到位，同时你也提到说，香港对整个中国的门户作用非常大。我想问说，门户作用和比较宽松的环境是

否有关系？未来香港如果还起到这样的作用，是不是也还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环境？

陈启宗：老实说，对香港的作用我们真的要头脑清醒才行。作为一个香港人，我会告诉你，香港之于祖国的作用是有可能在弱化的。我就给一点数字，97年的时候，香港是大陆 GDP 的 20% 左右，现在是 2%，本身就说出好多事来。香港的作用不是在强化，是在弱化，那是必然的结果，不是因为香港没有进步，是因为内地进步更快更好。另外一个，门户的作用又要细的来讲，当然我不展开讲了。总的来说，现在好多人都不来香港了，直飞北京、上海，来香港干什么？所以门户作用慢慢减弱了。但是在有些事情上还是最好用的，像刚才你说的金融，香港的港币和美元挂钩，人民币有很多限制。我是完全不同意人民币自由兑换，非常反对的，我认为那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事。不是因为我是香港人，我真的是从国家的利益角度来看。要是我对的话，港币，还有香港的金融市场，就一定会继续有独特的作用。所以我说香港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不错。另外一方面，我再加一句话，我认为香港

对祖国是很可用的，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有好几家在香港，排名在全球 50 名之内的香港有三所，100 名之内有四所，全中国内地不算香港也不过是那几所而已。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工程、医学，主要是理工科的大学，商科也包括在内，还是位于世界前列的。这些我认为对祖国还是很有用的。

符啸愚：陈总你好，我是 97 年出生的。所以我父母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你出生多少年，就是香港回归多少年。

陈启宗：希望你的进步比香港的进步快。那么高大，一定是很好。

符啸愚：我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香港问题是民生还是政治的访谈。你提到一个问题，像我这个年龄的香港年轻人，他们都是回归以后在香港接受的教育。你直言不讳的说，香港的很多教材是泛民写的，毒化了他们。依你之见，这个问题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什么我和香港的年轻人，相似年龄层的，但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或者我们平时脑子里想的事情很不一样？以我个人来讲，

我可能想的是我的升学，我的升职。为什么香港这些人，他们想的以及做的，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

陈启宗：当然有一个原因，年轻人总是受外面因素影响很大，父母的影响，还有学校的影响。这方面，特别是在学校方面影响非常的大，而且非常坏的，都是泛民写的东西，从小读那个东西，自然变得不行了。我曾经有一次和一帮香港年轻人讲话，也是一个沙龙，20多个人。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今天好多都是所谓的泛民，都是有某些方面的倾向，我说你想一想，因为大家都是读过书的，愿意来跟我聊天的都是比较有头脑的了，也不管是不是泛民的。我说要是你活在100年前的20年代，像你那么认为自己很有上进心，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们大家也回答我的问题，要是你活在20年代，你是有为的年轻人，有志向，有理想，会变成什么人？

嘉宾：革命党。

陈启宗：对，你就一定变成共产党员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是？你真的有独立思想吗？还是你不过是周边环境的产物而已？你不要以为自己真的那么

有头脑，真的那么有独立思想，不见得吧？你们自己承认，要是你活在 90 年前，100 年前，你一定是地下党员了，是吧？所以都是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必须要扭转过来，香港是有能人可以做这个事的，可惜呢，就是没有给他机会把该做的事做完。还有没有别人呢？我想还是有的，不过需要正确的领导吧。

秦勇：陈先生你好。我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美国或者台湾的力量在背后撺掇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听你说是英国人在里面埋的地雷。我们也知道，盎格鲁萨克森那支力量其实蛮野蛮的。但是你怎么看他们在这边埋雷的动机呢？延展一下，我们以后和英国人打交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陈启宗：问题真好。首先，美国、台湾的力量一直在香港，以往这 20 多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有一段时期浮出水面，有些时候在水下面就是了。英国人的埋地雷是他们一贯的伎俩，等一下再跟你讲。所以美国、台湾的势力等等一直是隐藏在那里，你给机会就来了，你不给机会就来不了。比

如我们身体里，我们的病毒和细菌比我们细胞还要多，那是医学告诉我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发病呢？因为我们基本健康就没有事了。你三天不睡觉，就喉咙疼，发烧等等。香港是自己的事做得好，外面的事情就不成为难处，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就给了别人机会。英国地雷这个问题，香港人从来没有分析过。英国人在回归的时候，中英谈判，他的大目标是什么，总目标是什么？你们那一桌都是年轻人，请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只有两个，英国人回归之前，他们要达到的只有两点，是哪两点？

嘉宾：保持影响力。

陈启宗：英国人没有那个整体综合国力让他能够保持影响力。他只要两件事，那是英国人撤退任何殖民地都希望达到的。第一是次要的，第二是主要的。次要的是什么？长远的经济利益，英国人很现实的，你保护他的经济利益，他就不会像美国人意识形态那么重，手伸得那么长，美国人真的要有影响力，英国人没有资格有影响力，只有 6 千万人，综合国力也不怎么强。他希望尽可能保持长远

的经济利益。所以回归 22 年，汇丰银行还是最大的银行，国泰飞机等还是很有影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达到了他们次要目的。他们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真的是考验你们认识不认识英国人了。我是在英国殖民地长大的人，所以对于英国人，可能看的比较通一点。你说他们首要目的是什么？对英国人特别重要，美国人不大管，英国人特别重要。是什么？

嘉宾：制造矛盾。

陈启宗：那是他管理的时候制造矛盾。就像在印度，200 年就是要制造很多的矛盾，能够分而治之。但是他离开了，他要的是什么？我一讲出来，你认为没什么大不了，那就证明你真的不认识英国人。他们要的是光荣撤退。要是展开讲，就可以讲很久了。总而言之，他要光荣撤退，英国人对尊严看得很重的。他要光荣撤退，引申下来就有很多事。第一，体面，所以他离开印度的时候，那些印度兵都向他敬礼，所有的家仆排队欢送他们，要是能有很多人哭更好，他就记录下来给历史来看，你看，我们英国人走的时候，印度人是多么怀念我

们，是吧？同样香港也是这样，我最近还看到，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他和两个女儿和老婆那些照片。光荣撤退还有很多事，就是我在的时候，了不起；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比如说，97年之前那时候，就有北京的官员来香港，还曾经是你们上海的官员。他来找我，当然他找很多人，我不过是众多人之一。他说英国人会不会像霍英东先生说的，把地价提的很高很高，97年之后就垮下来了？那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知道吗，97年前后，前五年后五年，房地产最高价的那一天是哪一天？1997年6月30日，你去看中原地产指数，他们每个月都算这个东西。在1997年前后十年中原地产指数的最高点，就是1997年6月30日那一天。当然，那有点幸运的成分在，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真的厉害，把地价推得高高的，财富效应感觉良好。你看，英国人在的时候，我们多么富有。150年来不只是政治上不给你民主，而且还非常节约，钱不用在香港人身上的，只有必须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的。1954年盖公共房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要暴动了，你再不做点事不行了，所以才

盖公共房屋，又成为世界很有名的了。然后，彭定康 1992 年来香港，从那年开始，你回去看看，社会开支是上去的。临走的时候，邓小平说，你钱不能拿走，所以，卖地不能超过多少。那也是中了英国人的诡计，不让他多卖地，价格就更上去嘛，才有 6 月 30 日的最高价。我们中国人以为自己保护了自己，是保护了一点，但是却又损失了很多。社会开支，政府的开支，花在社会建设上的，从来都是很低的。最末了那七八年一下子上去，难道是意外的吗？完全是英国人留给你的大包袱，到了 97 年之后，你只有靠这样才能维持社会上面老百姓良好感、财富感，都是英国人种下来的炸弹给你吃的。所以香港人哪里懂啊？都中了英国人的诡计。现在香港人闹的这样，最高兴的是谁？绝对是彭定康，绝对是英国人，在那里暗笑。你说长远，我跟他打交道怎么办？不用担心，英国人知道你是谁，你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他不敢动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强大了。要是中国不强大，他一定来，用各种方法来占你便宜，要不是的话，也不会把香港占去了。唯有中国自己强大了，英国人就不是你的问

题，跟他打交道很现实的。当然，我是常常认为，我们不要未富先骄，富了也不要骄傲，自己知道自己兜里有钱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没有事，英国人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

陈伟恕：刚才听年轻人提问题，他们特别好奇，我感觉很有意思。我跟陈先生其实认识也 20 多年了，我是 24 年前派到香港去的。我今天想，我跟陈总那么多年认识，开会也经常在一起，但是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讲香港。你要是 24 年前跟我讲，多好啊。我要请教陈先生什么问题呢，我想前几年，杨晓冬在上海做统战部长，给所有的干部谈谈香港。因为我在那里工作了 19 年。我当时讲了一个问题，那时候已经回归 17 年了，我说怎么好像我们不太得年轻人的心，为什么没有吸引人心，我说你们统战工作值得考虑。我感觉三个环节，我想请教你三个环节问题怎么解决。第一个，教育系统，回归以后没有发起主导性的影响。第二个，是媒体系统，我们也毫无影响力。第三个就是法律系统，特别是司法系统。这三个环节怎么解决？到今天僵

到这个地步，出路在哪里？

陈启宗：第一个教育的问题，不能只是希望去改进教育制度，要整个政府进步才行，有效才行。很可惜，董先生亲口跟我说的，昨天把我抓去要跟我聊天，我就去了那里。我真的不想去香港岛，因为很乱嘛，董先生叫了，没有办法我就去了。香港是有能人，但是可惜呢，就是没有给有能力的人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有一个人把泛民的腿打断了，听懂了吗？唯一能够把泛民腿打断的只有这个人。结果呢？下台了。而且提的那些要当特首的名字，都是能力有限的人。董先生跟我说的，某某人啊，我带他进政府的，我知道这个人的能力，他是绝对不能当特首的，北京竟然想让那个人当特首。很多人在北京有很多关系，这条线那条线多的不得了了。难道中央领导人没有一个判断，谁是有本领的，谁是没有本领吗？你一定要我陈某人去打篮球，你那个篮球队不输 100 分那是没有天理，对不对？所以政府要强势要爱国，唯有如此，才能把各方面，包括教育制度扭转过来。

传媒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也应该说有一点点进

步，董先生当了特首没有多久就来找我，希望我也搞传媒，我说我不懂这个问题，但是我完全同意一定要搞。2003 年 50 万人上街游行之后，我就发起了一些东西，就写文章，我组织了写文章的队伍，在各样的报章上每年发表最少两三百篇文章，在电视上也有，就要把另外一个声音放进去。不像 2003 年的时候那真是一边倒。

司法制度呢，我说香港司法制度是沦陷区。怎么说呢，香港人就盲目崇尚法制，为什么如此呢？有人是有目的的，是不喜欢北京的人在背后做了很多工夫，就是说法制万能。在香港这样说话的人只有我一个，我说，政治跟法律是分不开的，法律到了顶点的时候就是政治。美国的大法官，谁任命的，谁提名的？总统提名的。是按照什么提名的？是按政治意向。国会投票的时候，完全是照着两党的政治意向投票的。美国的司法独立吗？在最高层次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前我年轻的时候，瞧不起中国的政法大学，政治和法律怎么混在一起？我无知，像今天的香港人一样。慢慢地吃一堑长一智，学了一点点，发现简直是骗人的。但是也没有

办法，这个环境已经给那些人弄成这样子。敢说这样的话的人没有，懂得说这样的话的人很少。那些爱港爱国阵营里面的朋友都是不被尊敬的，没有说几句是值得我思考的话，北京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这样子是不能取得香港人信任的，是吧？所以，这件事没有人敢讲。

我再说一件事，你们记住这个话。香港人现在患了一个病，叫艾滋病，什么意思？AIDS，后天免疫系统失调，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先天不一定这样子的。是你自己拿苦来受的，是后天的免疫失调。英国人在的时候有几千人的政治部。97年之后香港第一个说要恢复政治部的是谁？你们认识的，是谁啊？就是我嘛。你没有那个，你就变成了艾滋病，后天免疫系统失调。现在就是这样子，谁在背后做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英国人在的时候，政治部很厉害的，97年之后没有了。所以，香港的事情真的不简单，97年的时候没有恢复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综合国力不像今天，而且还有一些诸如“不管就是管好”的错误的管理哲学，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乔依德：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做了精采演讲。刚刚我就说了，12 年以前第一次请他来，我想用不到再过 12 年再请你来。再次感谢大家的参加。